

## 女性主义在《大地》中的表现

林立新, 刘月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辽阳 111000)

**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了赛珍珠的《大地》中女主角阿兰的形象以及从文化的视角考察了她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关注。赛珍珠在作品中探讨了中国妇女的命运、地位和自我价值的问题并对她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当时男性主义至上的社会观念做了有力抨击,对女性做了热情的讴歌,推动了当时及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阿兰;女性主义;王龙;男权制

**中图分类号:**I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91(2004)03-0072-02

《大地》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于1931年以中国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王龙以及他的一家围绕着生养他们的土地而奋斗和挣扎的历史。《大地》的成功之处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农民做了生动、逼真地描绘,还在于有力抨击了当时男性主义至上的社会观念,热情讴歌了女性,推动了当时及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当时世界,特别是东方,妇女地位低下,必须依附男性,受男性压迫,歧视,此外在意识形态上还表现为:

首先是语言问题。语言是现实生活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现代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和差异比比皆是。在现存的语言体系中,男人总是被当作唯一的标准,语言中常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一些与女人有关的词语常含轻蔑之意,比如英语中的“女主人”和“情妇”同用一词——mistress。

第二方面是文学问题。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性别歧视非常明显,女性形象往往被分为两个极端:好女人和坏女人。甚至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尽管妇女形象被刻画得生动真实、令人难忘,但将女性人物分为两极的倾向也未能避免。女作家们刚开始写小说也模仿这种两极分类的倾向,如《简爱》中的主人公简和疯女人白莎就是“好女人”和“坏女人”的代表。

第三方面就是女作家、女艺术家等天才女性的创作环境等问题。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女作家要像男作家一样安心文学创作,必须要有一间独自拥有的房间,还必须有一个“充满热情”的心境,直接的意思就是天才女性在过去的男性时代是无法像男性天才一样取得成就的。此种观点也间接说明女性天才一直被歧视,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做过研究,并推测过去许多被当作巫婆烧死的年轻妇女很可能是社会的叛逆,或者是具有潜在艺术天才的女性。而赛珍珠的《大地》的发表是对上述观念的有力驳斥,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大地》的获奖提高了女作家、女天才的社会地位,对轻视妇女的社会风气是一个有力的讽刺。《大地》于

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大地》几乎被翻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有六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大地》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获奖的同时,也招来了一些男性作家的嫉妒、不满、甚至是敌意的嘲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曾说过,“如果她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人人都应该不成问题的了。”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地挖苦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与赛珍珠为伍。这些作家批评和攻击赛珍珠的一个很难摆上桌面的原因,就是她是妇女作家。此前美国只有两位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的获奖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有力的维护,它必然在这批历来轻视妇女能力与地位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是赛珍珠《大地》作品中对女性的塑造,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肯定。赛珍珠敏锐地发现,中国女性受压迫的最根本原因,除了阶级制度外,还有男权制度,而后者是她强调的重点。赛珍珠生活圈子里的绝大多数妇女处在社会的下层。赛珍珠给母亲写的传记《异邦客》就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杀婴、缠足、让妇女无知等行为。但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妇女依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在男权制的夹缝中生存和抗争着。赛珍珠对男权制压迫的洞察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首创”。她同情中国妇女的境遇,钦佩其不屈的精神,通过《大地》等作品中阿兰等人物真实再现了她们的形象。她没有局限于仅仅把她们描述成受害者,而是赋予她们主体地位,主动对男权制进行了抗争,在恶劣的环境中积极为自己寻找生存的空间。

赛珍珠对女性问题有深刻的思考。在《大地》中作家以淡淡的笔调表现了一种细微而复杂的女性主义思想。小说描写了一个受压抑的妇女阿兰在男性社会里一生任劳任怨,将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埋葬在女仆、妻子、儿媳、母亲、农田劳工等一系列社会角色之中。阿兰这个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全书道德的中心。她勇敢、坚韧、顽强、勤奋而富有主动进取精神,在

① 收稿日期:2004-02-22

作者简介:林立新(1966-),女,辽宁辽阳人,副教授。

她丈夫的软弱性格反衬下更为突出。事实上,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对比本身就显示了小说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小说反映的时代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代农村面貌的特征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村面貌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玉蜀黍的,他们已经晒干吃掉了,他们还剥下了树皮。全乡间的人们吃着野草”,孩子们饿得“青紫的小嘴好像落了牙齿的老太婆的嘴。深陷的黑眼珠只是眯着。”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景。这是华北农村的情况。那么“繁华”的南方城市,劳动人民的处境如何呢?作者的笔触又随着逃荒的主人公王龙伸向南方城市。作者透过繁华的表面,给我们揭示了城市贫苦的真实境况。那里并不是穷人的天堂,而仍然是人间地狱。靠求乞、做苦工糊口的“这城市里有几千几万”。在当时的条件下,阿兰是如何表现的呢?是她的辛勤劳动让家庭殷实起来,因为她能够做很多王龙做不好的事情,如做家务、拣肥料、收柴禾等,使原本混乱破旧的家有了生气。当王龙在为老婆要生头胎而发愁时,阿兰已经“把整个事情都盘算好了”。后来发生了饥荒,王龙优柔寡断,舍不得杀牛,只知对着苦难唉声叹气,是表面文弱的阿兰勇敢地抓起刀杀了牛,来养活家人。在南京,王龙不会搭窝棚,是阿兰凭借幼时的记忆完成了这件活计。总之,阿兰在家中的作用,是王龙无法取代的,可以说没有阿兰就没有家庭的发展。在阿兰出色地完成家务事的过程中,赛珍珠证明了她不是一味按照丈夫的要求去应付差使,而是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一面。这一素质决定了阿兰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压迫的客体。

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赛珍珠没有满足于让阿兰仅仅去反抗,更是把她描述成一个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女性,能够自立于男权统治的约束之外。实际上中国妇女也有“动静兼备,内外交融”的一面。换句话说,她们一方面在内事上发挥了主动性;另一方面又能够开拓外面的空间。阿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没有被束缚在“内事”上,而是打破了内外之别,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争取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权利。她和丈夫一起下地劳作、收获。在从黄家购买土地时,阿兰参与了大部分决策的过程。闹饥荒时她机智地出面阻止了邻居们抢自己家的财产。在挨饿到了死亡的边缘时,王龙不愿卖地,但又无计可施;是阿兰和对方周旋,她镇静的声音“听起来比王龙的愤怒更有力量。”在不征求王龙同意的情况下,她决定把家里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卖掉。正是靠着换来的几块银元,全家才得以乘火车去南京,否则非饿死在逃荒路上不可。在南京,王龙不愿屈尊乞讨,又是阿兰不怕羞辱,勇敢地在街头讨钱,想尽一切办法为家人找吃的。王龙不希望看到儿子当小偷去偷肉,但阿兰却默默地容忍了。对于她,全家人填饱肚子、维持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当芸芸众生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时,男权制度下的一切道德教条都是伪善的。

由此可见,在艰难的环境里,阿兰比王龙更聪明,更勇敢,经验更丰富,谋生方法更多。她成了全家的精神支柱,王龙在无计可施时唯一的指望便是找她想办法。阿兰不仅向男权制进行了抗争,更打破了劳动的性别分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女人不仅可以在内事上发挥主动性,也可以主持

外事的决策和行动,甚至比男人做得更出色。她打破了“女人比男人弱小”的成见,展现了女性的强大力量。赛珍珠根据她对中国妇女的了解,在《大地》中成功地塑造了阿兰这个典型的传统农村妇女形象,给全世界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打破了“阿兰是男权制的牺牲者和屈从者”的惯常看法。虽然最后阿兰由于势单力薄,还是没有挣脱习惯势力的强大束缚,被王龙抛弃,悲凉凄惨地死去,但这越发显出她牺牲的伟大——在那样恶劣的情势下,她所赢得的权利和空间实在是了不起。作为一个处于男权制沉重压迫之下的农村妇女,阿兰不是“只有女仆身份的女人”,她没有屈服,而是凭借着勇气和才智,向男权制发动了默默的但有效的反击,为自己争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和权利。她甚至成功打破了性别界限,把“男主外”变成了“女主外”,证明了女性能够发出自己的话语,拥有内外兼备的能力,体现了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和不亚于男人的能力。阿兰虽然不像《群芳亭》中的吴太太那样具有锋芒毕露的叛逆个性,但已经表现出了令人难忘的抗争精神和主体能动性。她作为主导力量贯穿着《大地》的始终。《大地》因为阿兰的形象成为文艺作品中反对男权制政治的范例。她一贯坚持“男女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有决不比一个女人与其他女人之间或一个男人与其他男人之间的差别大。家庭中需要男人出更大的力气,外部世界则需要女人起更大的作用。”

赛珍珠的这种思想观念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其成长过程中,通过大量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和仔细观察逐步形成的。赛珍珠自幼随传教士的父亲来到中国,传教士当时在中国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赛珍珠很快发现他们生活的困苦与牺牲主要是由妇女承受的,她曾经说过:“传教士公墓里葬满了妻子。往往一个男传教士墓的周围埋葬着他先后娶的3个妻子和7个孩子,但墓碑只是为男传教士而立。”赛珍珠父母性格全然不同,意志却同样坚定,赛珍珠作品中的父亲和她真实记忆的一样,总是以大男子主义对待自己的妻子及其他所有的女性,赛珍珠怨恨父亲,对母亲却充满热爱。

赛珍珠关注女性,对女性的命运与遭遇始终保持敏感、同情,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妇女经常以正面形象出现。赛珍珠通过以《大地》为代表的作品与美国以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进行了沟通,她书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已在如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并被普遍接受。在女性思想的发展史上,赛珍珠功不可没,《大地》功不可没。

## 参 考 文 献

- [1] 郭英剑. 赛珍珠评论集[C].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64.
- [2] 伍鑫甫. 赛珍珠评论集[C].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16.
- [3] 张建民.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鉴赏大成[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308.
- [4] 方红. 赛珍珠评论集[C].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31.
- [5] 姚君伟. 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55.
- [6] 姚君伟.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27.

(责任编辑:李延军)